

中国文博名家画传

单嘉筠 著

单士元

文物出版社





中国文博名家画传

单士元

单嘉筠 著

文物出版社

责任印制：陈 杰

封面设计：张希广

责任编辑：陈 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单士元 / 单嘉筠著. —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10
(中国文博名家画传)

ISBN 978-7-5010-2511-4

I. 单… II. 单… III. 单士元 (1907~1998) — 传记 — 画册 IV. K825.8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20197 号

中国文博名家画传

单士元

单嘉筠 著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邮政编码：100007

http: //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965 × 1270 1/32 印张：7

2008年10月第1版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10-2511-4 定价：80元

目 录

前 言	1
一 故宫供职以前	5
(一) 世居京城之家	6
(二) 穿越百年的往事	7
二 故宫建院与供职	17
(一) 故宫建院中的小字辈	18
(二) 供职院中文献部	31
三 文献馆与营造学社	47
(一) 故纸堆中寻史迹	48
(二) 古建解码首研人	66
四 动荡年代	77
(一) 沦陷八年保故宫	78
(二) 内战三年见曙光	89
五 古建事业新起点	99

(一) 光荣入党承重任	100
(二) 古建研究又一春	110
六 十年劫后艳阳天	123
(一) 不度虚日再出山	124
(二) 文保足迹遍山川	147
七 风雨故宫七十年	155
(一) 辛勤奉献老弥坚	156
(二) 国宝卫士誉桂冠	172
附 录	195
生平简表	197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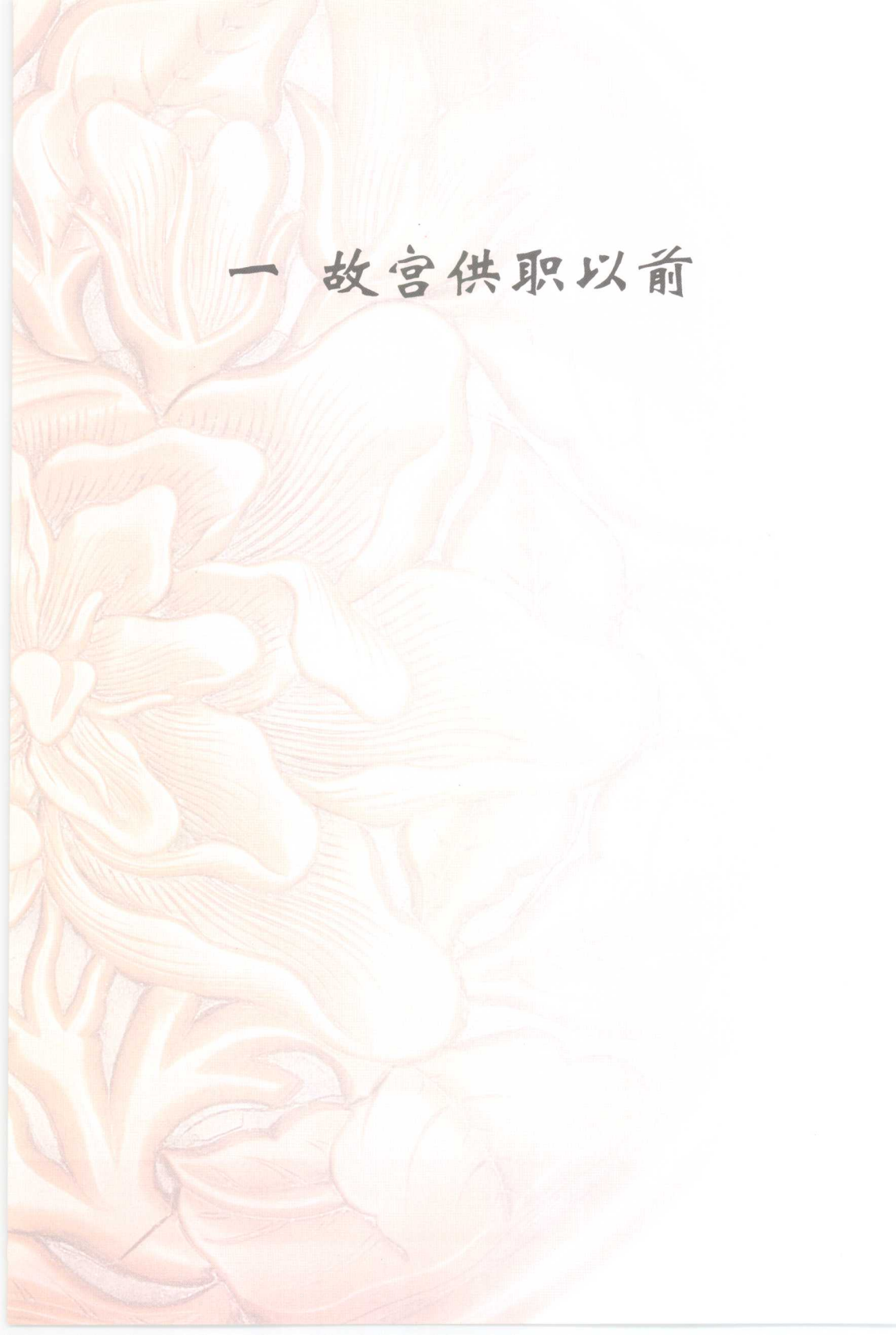
1998年5月25日，故宫博物院里的一位91岁高龄的老人因病而终。老人的人生之旅在历史长河中可谓一瞬。说到这位老人的一生，可以说没有什么惊奇壮观的经历。然而就是这位老人，生前却与故宫红墙黄瓦出入相伴长达73年之久。故宫像他心中永远的恋人，可为其奉献一生，而无怨无悔。

1985年10月10日是故宫博物院六十年建院纪念日。这是自1925年10月10日建院后，于解放后首次举行的隆重纪念。60年院庆，对每一位故宫职员来讲是喜悦盛事，对这位唯一的长者来讲，则是双喜临门。因为他的工龄与院龄相同，欣慰之中即写下《甲子抒情》：“乙丑入紫禁，今又乙丑年，弹指六十载，仿佛一瞬间。桑榆已晚景，伏枥心不甘。奋蹄奔千里，直至到黄泉。”附言：“1924年11月5日清逊帝被逐出宫，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余为善委会工作者之一。余时初进紫禁城实为1924年12月底，应为甲子之末，由于博物院成立于1925年，遂以乙丑纪之。”为此，与会祝贺的中央有关负责人特向这位老人颁发唯一的一张工作六十年的荣誉证书。

1995年10月10日，老人又迎来建院七十年纪念日。在庆贺他在故宫博物院辛勤奉献七十年纪念会上，领导向老人赠送楠木烫金字“鸿才硕彦”匾一方。70年院庆过去了，老人已是88岁高龄了。深秋一日，一位英国籍的博物馆学者来到故宫参观访问，与老者座谈。回国后在英某刊物上发表访华参观故宫的感受。文中表示出两个不可思议：一是对故宫古建筑群体的宏伟壮丽，以及所藏文物珍宝之精美、数量之多表示不可思议；二是对会见的故宫老人七十年工作经历，以及对其博学贯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表示不可思议。

1997年7月1日，我国香港在经历了百年沧桑之后，回到祖国的怀抱，这天我国政府开始对香港行使主权，这是中华民族永载史册的盛事。7月1日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港隆重举行。7月5日

北京文博界在中山公园社稷坛举行“庆回归香港热土收藏仪式”。这个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把已焙干处理好的少量香港沃土隆重地撒播在五色土上。意欲以此告诸世人，香港之土已融于祖国大地。中华民族已经富足昌盛，终于得以收复失地，在这非同一般的失土回归的仪式上，这位老人与著名学者侯仁之、张开济被邀请共同代表祖国人民，荣幸地将香港土撒在社稷坛上。这位老人便是本书的主角——单士元。



一 故宫供职以前

（一）世居京城之家

清光绪三十三年农历丁未年，公元1907年11月22日，在北京皇城内什刹海畔南官坊口胡同内一座宅院内，一户单姓的家里添了人丁。一个男孩降生在这家老屋。父母取名士元，行二。公元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社会的变革对于4岁的小士元不会在思维上有影响。辛亥革命打倒皇帝的意义，似乎还未被领略到。长辈们告诉他说没有了皇帝，亦似懂非懂，只是觉得天天得见的清朝大龙旗不见了。自幼天资聪颖、敏而好学，更喜读书写字的他，时常将家里藏书瞎翻一气，并向长辈们问这字是什么，那画中有什么。长辈们就耐心地讲给他听。

单家先世系江南著名水乡浙江绍兴，早年宦游京师，为求做官而出走来京。祖父名单文湧，娶姚氏为妻，在京城东交民巷经营中药店堂“致和堂”。其地毗邻清王朝太医院。据说，当年祖父用不少钱财捐上把总的官职，其官位虽不高，实属便于生意所致。清朝时人参不仅是王朝贡品的人宫货，还不能私买私卖。须为有地位望族之家或大户富有钱财者，才能经营采办。同时，人参药材为皇宫贡品，其祖父也可以与清宫药库房、太医院时有来往。

东交民巷早有东江米巷之名，在清朝是王朝衙署府第所在地，太医院亦在此，在清晚期各国驻华使馆机构也多设于此。公元1900年8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烧杀抢掠，清太医院与致和堂参铺以及其他衙署府宅被烧为灰烬，单家仅存的一点家业也荡然无存，为了生计，全家逃往左安门外通往天津要道的马家堡安家，生活暂时安定。

单士元父辈兄弟四人，大伯单宝善，顺为宝亨、宝田、宝谦。马家堡马姓居多，大伯宝善娶当地马姓女子为妻。二伯父、四叔之妻娘家均在崇文门外花市一带。单士元生父行三，与大伯一样在马家

堡当地娶妻。后生有四子一女，长子士魁，次子士元，之后是士元的三弟、四弟及五妹，单士元还有一个五弟叫士彬，是大伯宝善之子。在叔伯辈均成家不久，祖父母因病先后亡故。

清太医院被八国联军烧毁后，清王朝于公元1901年又创太医院于地安门路东北侧，故单家迁到鼓楼地安门一带，开始各自做一些小本生意维持生活。祖父故后留下从医之业，后来不知何人介绍，大伯父与生父在紫禁城内御库药房制丸药。并擅长制夏季祛暑药万应锭。形状两头尖，裹以金衣，闻其味具有冰片古墨的香味，染暑服之可治受暑之疾。还制有冬季防煤毒的平安散末剂，但不能服用。当年一般百姓需生炉火，在火口周围撒上一圈，火热烤出香味散发室中，房窗设有风斗，有助防煤气中毒。因单家世代为医，故能为清宫药库制作各种中成药。二伯父则在新建太医院衙署内，为低级的劳作之工，即看管房屋或勤杂一类活计。

在父辈四人中，大伯父读过私塾，对经史子集等皆略有了解，善写八分书（即汉隶一类）。约在1933年后由亲友介绍离京到福建漳州，在外国人办的书院教国文。抗战前返京，但在北平沦陷时因生活困苦久病不治而亡。四叔一生为铁匠。当年在北城德胜门外经营五金黑白铁的作坊，在日本占领北平期间的一个夏天，突得一种当时叫“痧子”的病而去世。后来才知道这是似霍乱或中毒性痢疾的致命疾病，也是因沦陷生活贫困所致。这样父辈兄弟只有二伯父与生父分别在清太医院与皇宫药库房当差。兄弟二人两家住在一起，买下位于鼓楼后街的酒醋局胡同前坑7号宅院。这是一座三进院有十余间房子的宅门，说是原满人做食品的小作坊，大门前5米左右处，有一大坑，周围环绕小矮墙，还有数棵老槐树粗大茂盛。因此也叫“槐树圈儿”。两家人一直住到1942年日伪时期。

（二）穿越百年的往事

1. 童趣

关于单士元儿时生活和以后青少年读书的情况，可以说在时间

的隧道里已穿越近百年了。单士元儿时，母亲带他与大哥士魁逛蟠桃宫庙会，这旧京生活的印痕却在他晚年还能清晰记忆并娓娓道来。位于崇文门东侧的蟠桃宫，是旧京著名的道观之一，据记载始建于明代。自明清至民国初年于农历三月初三日开庙，举办至少3天的庙会。蟠桃宫的庙会主旨不在开庙而在庙会期间之景观，目的是吸引众多的朝圣者。有文人形容为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景物的再现。同时还有诗文记载：“三月初三春正长，蟠桃宫里看烧香。沿河一带风微起，十丈红尘匝地扬。”早年京城内外城之间有护城河。由西引进来的水经西便门入城，再由前门、崇文门到东便门北行后，汇入通惠河。平时水量小，故在蟠桃宫庙会前，为了点缀庙会风光故开闸放水，当时称二闸，蓄水之后使得自崇文门到东便门，游人可以行船摆渡。于是庙会期间摊位林立市声嘈杂，游人纷集车马如云。还有就是吸引孩童的玩具摊了。可以说携带小孩的家长逛到这里多挡不住摊贩对顽童的吸引而掏钱。如以腹大口小的玻璃瓶，灌满带颜色的水，虽然不加瓶盖，但倒持亦不会流出，而只有气泡上下翻滚，以博孩子兴趣，还有磕泥饽饽的摊贩，用黏土烧制花草鱼虫人物的图案模具，让孩子自己将已和好的泥土填满模具上的凹进部分，待泥半干用力磕出，逼真造型就显现出来，多数小孩均乐于此。单士元回忆说：“那时大哥士魁才长我两岁，揪着母亲的衣角在地上走，我呢，却由母亲抱着。我又抱着许多玩具。最使我印象深的是乘摆渡，足有二三里之遥。不但观两岸柳绿桃红风光，更有趣的是沿河进香朝圣花会中的耍狮子节目。耍狮艺人不但艺高动作娴熟，而且还是识水性的高手，竟能临河献艺做探水之势，真惊险有趣。”

对现在的人们来说，早晨用牙膏漱口想必是我们生活中最简单而平常的事了。如果说用胡盐刷牙齿，恐怕对多数人特别是青年人来说，是难以搞懂的一句话。在百年前，可以说那时大多数京城百姓都用胡盐刷牙。即便是牙粉，也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产品，与我们现在超市各种各样的牙膏来比，真是天壤之别。这一点是单士元儿时亲身经历的。胡盐就是过去加工不是很精细的大颗粒食盐，必须再经细加工才能使用。首先将大粒盐在铁锅中加热，煸炒成黄

色，加上少许花椒，再将从炉火铲出来已烧尽的煤球，待凉以后将外层搓掉。然后把煨好的大粒盐、少量花椒及煤核儿共3种一起在小拐磨上碾成细粉末，这样用它来刷牙。年幼时母亲用细棉布抹上一些，然后把细棉布放在牙齿周围上下左右轻轻挪动，之后用清水漱几次即可。后来长大了，自己就可以刷牙漱口了。用胡盐刷牙那个年代之所以在平民百姓中能长期使用，其原因之一恐怕是熟煤灰无毒，与盐和花椒一起能有一些消炎作用。

还有，那时孩子们用闷葫芦罐存钱，也能体现当年的单士元在儿童时期的生活情趣。闷葫芦罐也叫扑满，是一种用泥烧成的，似一般碗大小的陶泥罐。圆圆的只在顶端上横开一条小缝。这条缝只能把当年用的铜钱投入，而很难取出来，只进不出由此达到存钱的目的，因它的外形实在土气，又形似葫芦脑袋故得名。如果想要取出钱来，唯一的好方法就是打碎它。那时大多小孩子往往在春节前较为兴奋，打碎取出钱来，然后再买一个将得来的压岁钱收入罐内，来年春节再花。单士元的儿童时代也就是这样度过的。

2. 私塾

1911年的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推翻了清王朝。民国政府在对儿童教育方面，与王朝末期的蒙学之法，在内容上也有本质上的区别。原来旧式的幼童学习，是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开始。先生拖辮摇头地灌输，孩童不解其意而又死记硬背将其接受。这种所谓的教育开始受到冲击，取而代之的是对孩童增加自然地理等理科内容。让学童有较为全面发展的教育空间。但民国初年在这种新与旧、立与破的冲击碰撞中，私塾仍是孩子们学习知识的主要途径。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私塾堂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单士元的幼年学习即在这种背景下接受了新旧两种教育方式，可以说他早年接受教育的情况，是当时京城社会中的一个缩影。少年时的私塾和工读生活，对他弱冠之时考入北京大学，以及后来供职于故宫，都打下了极好的国学知识、传统文化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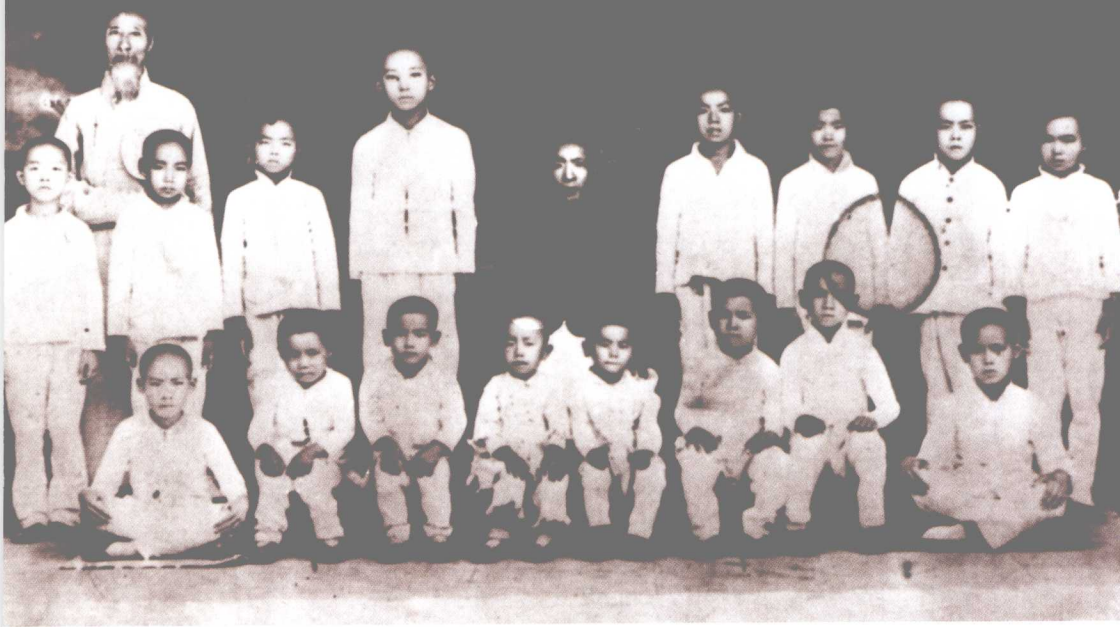
单士元的私塾学习在不足四岁时便开始了。他从小喜爱看书写字，父亲就把他送到离家不远的地安门东吉祥胡同和地安门外帽局

胡同的私塾堂。但学习的时间都不长，其原因是随父母迁居他处所致。

约在1912年地安门东侧的清太医院中有位陈佐领官，在太医院内办了一个小学。陈佐领官名陈守忠，时已是古稀之年。他聘请涿州人高紫垣为教员，学校为半官半私的性质。在早些年单士元的二伯父在太医院看守房屋，做一些杂役之工，在这种情况下，单士元的二伯父将四岁多的小士元及士元兄长士魁，三弟、四弟士清、士荣，还有堂五弟士彬送往此处读书。清太医原建在东交民巷，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被烧毁。同时清廷又屈于帝国主义势力，被迫与入侵者订立不平等的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其中一款为将东交民巷一带划为各国驻中国外交使馆区。因此，太医院则另建于地安门外东北侧。在辛亥革命后，虽建立民国，因逊帝溥仪仍居原皇宮苑中，太监、宫女、护军，乃至处理皇宮宗族事务衙门的宗人府和太医院衙门均未裁减。事实上形成了王朝小朝廷的生活。太医院每年还进行祭祀伏羲、神农、黄帝的祭三皇仪式，还有举行历代名医的祭祀大典，由太医院判身穿蟒服黻袍主持。但是当时尽管逊帝小朝廷依在，毕竟封建王朝已被推翻，衙门虽在已大不如当年。所以陈佐领官在太医院办一小学，仅十数儿童。那时多数孩子是不上学的，幼年的士元利用其二伯父在太医院供杂役之便，曾随大人得见太医院祭祀三皇和历代名医大典之仪。

1987年的金秋一日，已年迈的单士元由人陪着，从钟鼓楼后街住家遛弯儿到地安门十字路口北向，后又漫步东拐入一已显得破残、刷漆脱落的一大黑色门，对随往家人说，这是清末太医院旧址。返回后单士元检出他儿时以太医院读书的旧照（图一），并附数语于后：“此照为读私塾时所摄。时此校在地安门外东大街，面对皇城建筑即清太医院。摄影处为太医院大堂，学生仅十数人，那时多数小孩是不上学的。我兄弟数人则就读其中。后立长须老人即陈守忠，中坐者为教员高紫垣。”后在1924年11月逊帝溥仪出宫，太医院建筑遂归地方管理。王朝政权太医院衙门终于寿终正寝。

单士元儿时最后的私塾堂，是在鼓楼前东侧方砖厂辛寺胡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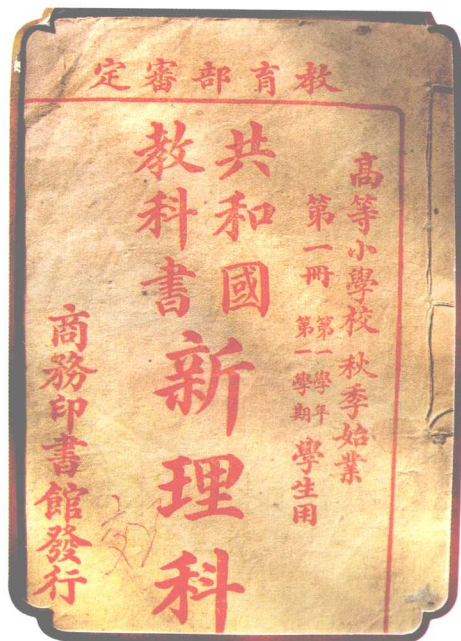


一 单士元4岁在清末太医院读私塾时的旧照（前排左一为单士元）

这个私塾堂对他的影响最大，印象也颇深。办校之人是一个老中医大夫。那时单士元也十二三岁了，在学童中年龄稍长了一些，又有数年前私塾学习的底子，在班里功课最好。因此每当先生给求医者看病时，他便成了小先生，代老师上课，俨然成为四五个小学友的统领。就在此时他进行了补抄四库全书的工作。当时叫抄写零字。这件事对当年仅有一十三四岁的他来讲，是做了一件直至晚年都引以为荣的大事。补抄地点在方家胡同国子监内。原来，在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在重建文澜阁后，由杭州大藏书家丁申丁丙两兄弟努力抢救、四处捡拾被太平天国军队毁残散失的四库全书，又珍藏在文澜阁，之后开始进行补抄。但因所缺仍甚多，所以历经多次补抄工作。于1918年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在任期内，在1920年实施重印四库全书的决定。当时任命朱启钤为监印总裁。朱氏曾在1912年至1916年北洋政府时期，任内务总长等职。具体由著名学者张宗祥等组织人力进行补抄。

当年对于青少年的单士元来说，是否能胜任补抄四库全书这珍贵古籍的差事，还真是个未知数，他不想学医固守祖业，眼下无其他谋生的事情可做，只好硬着头皮去试一试。这个差事是单士元堂姐的公爹给找的。这位堂姐当年嫁给前门一家茶叶商号汪德泰老板之子。汪老板尤喜京剧，也是当时著名的票友。于是文人学士、风雅名流乃至三教九流、市井卖浆之人交往于中，故人际关系很广。时单士元告之其堂姐想谋个差事，堂姐便请她公爹给自己这个堂弟找个事做。不知汪老板如何知有补抄四库全书一事，并急需聘用人员。就托人打点，事先经负责补抄官员，验观单士元的书写体水平，竟然符合要求，便被录用了。酬劳为一天一个银元，可是这位汪老板，真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只知道有谋差事做的人，却不知其名。正巧他有子名鑫福，便以单鑫福报名录用。据单士元晚年回忆此事一笑说，现在杭州文澜阁图书馆补抄四库全书，有称单鑫福者，就是单士元所补抄的，他也将错就错了。

转眼到民国十年以后了。民国教育部已须发新的规范统一课本，



二 教育部审定的共和国教科书（新理科）